

大宋八義

(卷二十二)

第廿二回 劉智三義鬼復得黃金印 勇鐵牛力戰八傑

話說唐奇 裏手一棍向婉娘頭上就打 趙二爺一看要壞 急忙喊道 唐奇不要下毒手

唐奇聞聽二爺喝喊 用棍將姑娘按住 說道 還給燒耗子的留命 二爺說道 不要滿嘴

大 胡說 你把他給我捆上吧 唐奇一伸手解了姑娘的腰巾子 巴占

下雷順看守 二爺向雷順說道 言

宋 留神 雷順點頭答應

二爺打的正

入 妻亡命

中

二這

慢表

十的正在熱鬧之際

靈公 帶着手下幾名家

二穿紫絹縐軟靠 碧目紅鬚 壓耳毫倒立

鐵 黑中透亮 海下一部鋼髯 扎裏扎撒 壓耳黑毫 如同抓筆

隼 此人叫鐵爪大鵬印玉龍 身爲銀沙灘々主 由正西又來了一個俗家 一個和尚 和尚後

面跟着兩個童子 一個叫清風 一個叫明月 頭前這個俗家面如丹霞 五絡短髯 身穿紫

色軟靠 薄底快靴 身背後揹着一口單刀 綠沙魚皮鞘 金什件 此人復姓歐陽 號叫寶

赤 外號人稱逍遙自在俠 身爲隱賢灘々主 後邊這個和尚 面如三秋古月 將留的掩口

髭鬚 青僧帽青僧袍 腰繫五行帶 手中擎着五鉤神電槍 此人複姓上官單字名達 人送

外號叫神電羅漢 這都是牛邦牛守信 特聘的好漢 這羣英雄也 都是俠客的故友 神靈羅漢趕奔向前 一聲喝喊道 好大胆的狄士彪狄士豹 你們敢再打一個 話畢 一抖神電槍 夠奔狄士豹便刺 狄士豹用刀往外一磕上官達的槍 上官達使了一個轉環槍 槍鉤兒搭住 狄士豹的腿腕子 往上一挑 狄士豹翻身跌倒 和尚吩咐童兒 將他給我捆上 兩個童兒走過來 把狄士豹的帶子解下 將他捆好 狄士彪跟小玄壇趙勝正動手 忽見兄弟被擒 心中一亂 被小玄壇趙勝一鞭打在肩頭 狄士翻身跌倒 清風明月過來 解了狄士彪的英雄帶 繩縛二臂網將起來 衆灘主往上一圍 叫道狄良你還戀戰嗎 莫非還叫我們費事麼 狄良一看二子被獲 又有各灘主逼迫 走是走不了啦 長嘆一聲 跳出圈外 扔了雙戟 說姓狄的算認啦 周崑的徒弟法青法紅走將過來 網了狄良 衆灘主押解狄良父子 夠奔狄良的宅院而來 此時大八義弟兄 早在一旁觀看衆灘主擒狄良父子 也隨後跟來 到了狄良的門前 大八義與灘主相見 此時也顧不得客氣 衆人一同走入狄宅 進了客廳 宋士公等與各灘主周旋一番 然後落坐談話 宋士公向周崑問道 老方丈何以知我弟兄來到這裏 周崑說道 昨日牛邦牛守信到各灘約請衆家灘主 言說狄良父子盜印 有違灘規約我等拔刀相助 故此在各路口埋伏 捉住狄良父子 宋士公抱拳相謝 衆灘主說道 我們對於狄良行爲不端 故此協力拿他 望那都頭在府台大人面前 表明十八灘都是良民 我等不受連累 就感念那都頭的大德了 那瑞說道 老方丈說的那裏話來 有俺那瑞三寸氣在 決不叫十八灘吃上掛誤官司 這次蒙衆灘主拔刀相助 俺這裏謝々 語畢 就要行大禮 周崑等趕緊相攙 然後辭別了大八義 各自回歸本灘去了 大八義等送至門

外舉手而別 大入義回到客廳 落坐之後 李二爺一看狄良父子四馬倒攢蹄 在地下細

着 當院中死尸橫陳 若大一片家業 被一個姑娘騙的家敗人亡 李二爺長嘆一口氣說道

衆位仁兄賢弟 此事願當如何辦理呢 宋士公閉口無言 趙二爺站起身形 抱拳叫道李

二爺 你我兄弟到落雁灘 與狄老庄主並無歹心 也是陰錯陽差 狄士龍與姜玉龍年幼

無知 言語不周 動起手來 姜玉龍傷了士龍 是親三分向 狄老庄主見愛子喪命 焉能

容忍 所以才有你們兩親反目 罵街無好口 打架無好手 既然反目動手 當然是強者生

存 弱者敗亡 誰殺了誰 那算命裏該當 無論如何 李二爺與狄老庄主是姻親 我們弟

兄與李二哥是過命的交情 常言說的好 不看僧面看佛面 既有交情不能一概而論 李二

爺陪着我弟兄來 原來是爲的保全狄莊主無事 不論到了什麼地方 不能變更初心 語至

此 起奔向前 先將狄良的綁繩解開 機之上坐 叫道狄莊主千萬不要執迷不悟 小弟這

裏有禮 語畢 就要磕頭行禮 狄良見此光景 心中後悔已然無及 只得伸手相摻說道

二弟休要如此 慚愧死愚兄了 趙二爺又吩咐姜玉龍 解開士豹士彪 趙二爺叫道狄庄

主 咱們弟兄前言必達後話 見面之是怎麼說的 還是怎麼辦 你老人家將印獻出 所有

官而上的事情 都有我趙華陽承當 如果叫庄主你去一條狗打官司 我趙華陽就不算人了

李二爺聞聽此言 向狄良抱拳說道 賢弟 你無論如何 也看在趙二弟的面上 此時雖

然鬧的出了三條人命 若歸前言 賢弟你還能保全一切呢 亡羊補牢 尚不爲晚 狄良

長嘆一聲說道 二哥 我前無德 才養活下這樣無恥的丫頭 我的內侄史升爲給他的師

兄報仇 去陳州府盜印 前來約他的表妹 我諄諄囑咐婉娘 不料參與此事 我自從在十

八灘抱着胳膊一忍之後 我便發下宏大誓願 決不與綠林往來 每天吃齋念佛 以期自贖前愆 誰想無緣無故 禍從天上起 丫頭與史丹前去盜來知府的印信 惹下了家敗人亡之禍 這是我好姑娘惹我惹下的 再說我的長子士龍 二子士虎 無故的背着我去劫鏢

將鏢銀劫來 一看旗號是萬隆鏢店朝萬年的鏢 我才派二子給小婿送到孔雀灘 不想二

哥不念親情之義 竟將二子推出門外 不收鏢銀 我才又派二子將鏢銀給萬年送至玉興鏢

店收存 因為汴梁的鏢來到河南必住玉興鏢店 好叫我小婿到那裏領鏢 那知二子送鏢回

歸 正赶上大家來到 也是犬子無知 不該逼迫那都頭 姜玉龍年青氣燥 他二人動手

宋 既然出了人命 我焉能按納的住呢 與二哥動手 權讓小弟一時糊塗罷了 李二爺說道

賢弟你不要難過 我若不跟你動手 你和八義動起手來 兩虎相鬪 必有一傷 小兄與你

動手 無論如何 也得有互相顧全之義 事已至此 賢弟你既然省悟 不鑽牛角 就是

八 小兄之幸了 話已說明 沒有別的 賢弟你把印交出 官方之事 叫他們大家去辦 狄良

說道 實不相瞞 印還在無恥的丫頭的手裏呢 他現在那裏去了 我還不知呢 趙二爺說

義 道 令愛已被小徒擒住 現在前宅東廂房看守 就此將令愛帶來 大家再解勸姑娘獻印便

了 於是狄良偕同大八義來到前宅東廂房 狄良解了婉娘的綁繩 向着婉娘嘿々一陣冷笑

說道 爹爹這都是惹活你賺的 爲丫頭你 死了三口 你可過了盜印的癮了 爲父怎樣囑

咐於你 不叫你答理史丹 他們乃是不知悔過的手兒 你偏要逞強盜印 自恃武學無敵

現在可明白了 走吧 姑娘淚如雨下 抽抽搭搭跟着他的天倫 來到中院客廳 狄良說道

丫頭 印信還在你手中麼 婉娘說道 在我的手裏呢 狄良說道 李二哥咱們大家一同

前去取印如何 李二爺說道 好好 於是衆人跟隨狄婉娘奔後樓而來 一進了後院 就聽

東樓中有婦人哭泣的聲音 口中不住的天兒地兒 你可捨了我啦 衆人心中不由的一陣悲酸 狄良的眼淚圍着眼圈亂轉 婉娘在前上到樓中 剛要取印 一看箱櫃已開 婉娘不由的打了一個冷戰 說道 大概朝萬年把印拿去了 朝萬年說道 自從你逃出樓去 我便跟

到前院 看你與牛守信動手較量 我要得了印還不言語嗎 宋大爺一聽 更鬧的莫明其妙了 狄良才問萬年一往經過 萬年把實情相告 狄良說道 婉娘你去找來 焉知就沒有

於此婉娘上頂箱把小箱子打開 牆上有一個暗門打開 往裏一看 狄婉娘說道 老人家

印沒有了 狄良把頭一點說道 好姑娘 爲父算得了你的濟了 於是對二爺說道 印信無

法交待 愚兄到案打官司 語畢 措二臂 叫趙二爺帶案打官司 趙華陽說道 狄庄主不

要如此 印沒了也沒有老庄主你的事 我們弟兄到別處去找 我們還是就此告辭 於是衆

人來到前廳 趙華陽對李二爺說道 你老人家多替我們費神 幫助狄庄主辦理白事 我們

弟兄就此告辭 先到二哥你老的府上 好商議計策 尋找印信 李二爺往外相送 來到大

門以外 阮英叫道 師傅 咱們這麼一走 上那裏去找印去 分明是這個姑娘不給 他怔

說丟了 李二爺說道 事已到此 我看婉娘那宗情形 不像說瞎話兒的樣兒 趙二爺說道

這個姑娘不是好惹的 我看他那宗神氣 或故意把印藏起來 也未可知 無論如何 你

老跟狄良有姻親的關係 我們先到你老的府上聽信 你老對狄良和姑娘用好言相勸 叫他

父女把印獻將出來 常言說的好 瘤子長大了就得出膿 沒有印信 那都頭交待不了公事

終久也不能完啊 你老把破釜沉舟的話跟他說了 看他說些什麼 如果印要是真丟了

我們弟兄再設別法 據我想這顆印決落不到外人之手 姑娘存印的所在是在牆上 外人決不知底細 你老問姑娘對於取藏印信之時 有誰知道 若是真丟了 他能知道是誰盜去的 李二爺點頭稱是 說你們弟兄且回孔雀灘 今晚聽我的回信 再作道理 大八義點頭稱

是 遂辭別李二爺奔灘邊而去 正往前走 遠見灘邊樹下有人動手 此時天氣已然到了黃昏時候 大八義起奔近前觀看 正是華清華雨辰在那裏與穿堂蝠史丹動手 唐鐵牛也不管三七二十一 喊了一聲說道 華二叔你跑這兒打仗來了 待我拿這個小子 史丹一看大八

大 義來到 吓的撥頭就跑 來到灘邊 跳入蘆葦叢中 金飛虎說道 狗娘養的 跳河我也追你 語畢 來到灘邊 穿着衣服就跳下去了 追到蘆葦處 再找史丹蹤影皆無 華清見了

八 大八義 彼此各施一禮 阮英向華清問道 你老人家爲何在這一兒與他動手 華清說道 我泗水來到這裏 正在換水衣水靠 聽得他自言自語 說道 這個狄良你老匹夫 我來到你家看我的姑母 你口出不遜 辱罵於我 今天我叫你家敗人亡 陳州府的印到了小太爺的

義 手中 我看你幾時完案 我聽到這裏 一看他手中果然托着一口信印 我慢慢的繞到他的身後 照定他的胳膊之上 打了一掌 把印打落草中 賊子才拉刀和我動手 猴子阮英說

道 印在那裏 華清說道 就在前邊草中 衆人一聽 喜出望外 俱都在草地中尋找府台

大人的信印 直到天黑也沒見府印 阮英說道 二叔你老是把印打落草中麼 二爺說道 我還說瞎話麼 阮英說道 當時還有別人麼 華二爺說道 並無旁人 阮英說道 若無旁

人 挺大的一口印落在草中 焉能不見蹤影呢 我們爺兒幾個爲這口印費盡九牛二虎之力 好容易有了下落 怎麼會掉在草裏 竟不能尋獲呢 華清聞聽此言 眼珠兒一轉說道

如此說來 必是你們那位吧印暗中拾得 所爲叫我着急 想二爺莫非你老拾去了 二爺華

陽說道 華二爺你看我把地下的草都割淨了 吾要拾了起來 吾還裝的那一門子蒜呢 華

清又道 張五哥你老人家招勒很亮 (招勒就是眼的視力) 必是你老拾起來了 張明說道

吾要拾起來 吾何必毛着腰受這宗罪呢 華清說道 眼睛睜我把印印在草地之內 莫非

鑽入地縫裏去了 又着急道 你們大家倒是誰拾去了 如果拾去不說 我可就要口出不遜

第 了 阮英說道 你老人家要罵 可多使點勁兒 不然拾印的人耳朵聾 聽不真切 華清仰

着頭說道 咳 拾印的聽真 快快給我拿出來 如果不往外拿 剛說到這兒 就聽得樹上

二 有人喝道 華清休要口出不遜 印在我的手中 語畢 抖身跳於樹下 趙華陽舉目觀看

此人瘦小枯乾 頭上帶馬尾透風巾 身上穿青緞色軟靠 寸綳骨紐扣 勒十字綳 緊英雄

十 帶 高綁小裹腿 倒納千層幫的魚鱗酒鞋 身量不滿三尺 背着雞爪雙鏢 面如淡黃 通

鼻梁掩口黃鬚 一口碎白牙 雙耳有輪 趙二爺認識 原來是陝西延涼七矮的大爺 外號

二 人稱三叉鬼姓劉名智 二爺唔呀一聲說道 大哥一向可好 你到這樹林中幹什麼來了 書

集 中代言 華清自從六爺家中出來 本打算去赴羣雄會 一想去早了也沒有意味 於是信馬

遊韁 沿路之上 探望朋友 這位劉智也是接到了海方長老的請帖 趕赴羣雄會 沿路之

上 看望朋友 他們兩個人是前後腳兒 華清與八義在灘邊上說話之時 矮子正由水中出

來 低頭一看 草中有一口印 矮子才拾將起來 上了一顆大槐樹上隱蔽 矮子將印取出

叫道宋大哥 這是知府的印算我沒拾 這口印倒是交與何人 宋士公說道 賢弟交與我

手就成了 矮子將印遂交與宋大哥 宋士公說道 你們二位此時也不必到狄良家中去了

暫且跟隨我弟兄到孔雀灘如何 矮子說道 我先奔青龍灘 然後再到孔雀灘 華清說道

我也想到青龍灘走一遭 於是他二人遂到青龍灘去了 八義老少遂上漁船 夠奔孔雀灘

天到二更時分 船到孔雀灘 衆人棄舟登岸 來到李二爺的門前 朝萬年將門喚開 衆人

進了客廳 家人燃上燈燭 打淨面水泡茶 朝萬年吩咐廚下預備酒菜 大家正在吃着茶

外面李二爺來到 衆位老少站起身形 迎二爺入客廳 落坐之後 李二爺說道 自從你弟

兄走後 我便向狄良與姑娘追問印的下落 姑娘並非是隱匿不交 實在是丟了 這口印乃

是狄良的內侄史丹偷去 因爲盜印是他主使 姑娘放在那兒 只有他二人知曉 趙二爺說

宋 道 二哥 印已得回 於是將華清與矮子得印經過 說了一番 李二爺開聽此言 甚是

喜悅 遂叫家人預備酒飯 萬年說道 孩兒已然吩咐下去了 說話間 酒菜齊上 衆人入

座吃酒談心 吃喝已畢 大家就在客廳安歇 第二日清晨 李二爺派船隻將大八義等送到

八 陳州府旱岸 天到辰時 已到彼岸 衆人下了船 夠奔陳州府東門走去 朝萬年辭別衆人

奔玉興店取鏢 不必細表 且說衆人到府衙門前 只見包剛站在門前 倒背着手東看

義 西望 包剛見了衆人 看各個都面帶喜容 就知道印信必然得回 於是先向大家道辛苦

一同來到班房下處 先商量見大人怎樣回復得印經過 然後那瑞對包剛說道 你老和同

稟一聲 就提我弟兄回來了 包剛去了工夫不大 回到班房說道 大人在內書房有請衆位

義士 大八義與那瑞遂來到內書房 見了大人 施禮已畢 俱都落坐 大人問道 衆位義

士 曾將印得回 那瑞把印由腰間取出 遞與大人 大人問道 此印由何處得來 阮英站

起身形說道 回稟府台大人 昨日盜印之人 乃是一個姑娘 我們爺兒幾位本打算用武力

取印 後來一想 恐怕不妥 我們才煩出來兩位少婦 隔着四五道手 才把印要回 當中的少婦對小民們曾說 如果把印要回來 可不若教盜印的姑娘登堂台子 小民當時得印心急 把這事可就應了 老大人你老要追根問底 小民們可就對不起當中間的人了 包大人

說道 既是小義士煩人與本府將印若回 又有事先應允了 不叫他們打官司 本府當然不能深究了 阮英請了一個安說道 小民替他等謝謝大人 包大人說道 小壯士免禮 遂將

印交與包剛送到內宅去了 然後吩咐擺酒 就在內書房調擺桌案 大人坐陪 這個地方那

瑞可不能與大人平起平坐 那瑞恐怕大人叫他陪入義 早向大人告了病假 自歸班房用飯

去了 單表八義與大人吃酒中間 包大人談到陳州府賊人的胆大包天 誓必掃盡羣寇 阮

英接言說道 陳州府的賊人 不可勝數 大人要想用官軍剿賊 決不易辦到 再說大人既

與賊人結下怨恨 恐怕大人不提他們 他們還要攪擾大人的地面呢 大人聞聽此言 心中

有些不悅 說憑我四品皇堂 不能調官兵剿滅賊人嗎 阮英說道 大人不知這一干綠林都

是白走千門 夜盜百戶 單獨用官兵剿捕 焉能是他們的敵手 大人如欲剿盡賊寇 非得

用俠義與官軍雙管齊下不可 書中暗表 阮英的心意 是要借大人的兵力 去剿滅海方長

老的羣雄會 宋士公一聽阮英出言無狀 心中不由的火起 當着包大人的面 又不好意思

說別的 遂叫道阮英 你這個孩子在大人面前信口亂道 語至此 又向包大人說道 老大

人不要聽小孩子一面之辭 他是信口開河 包大人未曾還言 阮英小圓眼兒一轉說道 你

要不叫我說 我就不言語 反正官軍剿賊沒有咱們幫着是不成的 包大人說道 老壯士不

可攔阻少壯士的計劃 老壯士既爲俠義道 就應當見義勇爲 少壯士知道本府地面有賊人

的巢穴 大量老壯士也不能不知 宋士公說道 小民既來到陳州府 若遇不平之事 必然

拔刀相助 勦辦賊窠這一層 實非易事 包大人說道 少壯士既然有計劃 可以勦滅賊寇

老義士就叫他把話說了 如其不對 再從長計議也未嘗不可 宋士公說道 阮英你有話

說吧 阮英說道 師伯你老叫小侄說的 我要說的不對 師伯可別怪罪小侄 宋士公說道

有的便說 無的不可說 阮英說道 老大人你老人家要問這個賊窠 靠陳州四十五里地

地名三三灣 四外環山圍繞 山中有一座廟 名叫清音堂 裏頭窩藏的俱是江洋大盜

有七八百名 嘍兵不計其數 爲首的有五個和尚 一個叫紫面如來 一個叫赤面如來

宋 一個叫玉面如來 一個叫黑面如來 一個叫花面如來 這是廟中爲首的和尚 餘賊不計其

數 大人要勦這個賊窠 必須調六營步隊兩營馬隊 與我們互相進行破他的賊窠 我們還

得聘請義士俠客 從中幫忙 宋士公一聽 心中暗道 好你阮英 我志在救金公子 暫不

趕羣雄會 你這是非叫我赴會不可 不表宋士公着急 單說包大人開聽阮英之言 心中甚

喜說道 衆位義士若肯協力相助 真是河南黎民百姓之幸 於是站起身形說道 衆位義士

義 可能幫助本府嗎 趙華陽站起身形說道 大人既這樣抬愛我等 我們弟兄焉能辭勞 必

當幫助官府辦理此事 包大人說道 多謝衆位義士 說話之間 酒席用完 差人撤去殘席

猴子阮英說道 老大人 小民們就此寫信 聘請俠義英雄 大人吩咐差人把信封信紙取

來 阮英當着 人 提筆在手 不多一時 寫了二十餘封書信 俱都是鏢局的名義 書中

暗表 阮英所寫的信 俱都是假名 並不是實有其事 趙華陽與宋士公在旁邊看着

是東路的 你去投遞 又遞與姜玉龍五封說道 這是北路的 你去投遞 又給苗慶五封說

這是西路的 你老人家投遞 其餘這五七封是南路的 小侄男自己投遞 大人當時叫當

差的取一百兩銀子來 遞與阮英說道 少壯士把這兩封銀子 給諸位義士均分 且作路費

苗三爺說道 大人不必費心 吾們都有盤費 包大人說道 諸位義士們受累 本府就很過

意不去了 那有還墊辦路費的道理呢 阮英說道 既是大賞賜 如果不受 倒叫大人過

意不去了 於是把銀子接在手中 衆人紛紛辭別大人來到班房下處 衆人向阮英問道 你接

了大人的銀子 咱們上那裏請人 阮英說道 人也不用請 到三里清音堂還短的 咱們

本門的人麼 趙華陽說道 你拿了這銀子作什麼用呢 阮英說道 買一百兩銀子的紙章

奔奔雁灘前去吊祭 回頭就說請了人啦 再跟大人定規破清音堂之策 宋士公本是長者

說此舉甚合我意 咱們就此前去吊祭 於是連那都頭也跟隨吊喪 在陳州府買了一百兩銀

的紙馬香鏢 僱大車拉着夠奔十八灘的灘口 來到灘口僱了一隻船 把這些紙張搬在船上

打發了車腳錢 船奔落雁灘 工夫不大 來到落雁灘 船靠灘岸 大衆棄舟登岸 留下

金飛虎與唐奇在船上看守 大八義夠奔狄良的門前 只見狄宅高掛蓆棚 裏邊有和尚老道

念經 超度靈魂 手下人往裏通報 金刀二郎李貴與狄良出門迎接 趙華陽叫道李二哥

吾們弟兄特來吊祭 買來的許多紙張 都在船上 二哥你差派人把那些東西都運下來 好

給亡人焚化 李二爺點頭 徐派人將紙張運到狄宅 八義來到靈前 先吊祭了亡人 然後

由李二爺陪到大客廳中 狄良心中暗道 昨日的事都是我一人之過 也是我這兩個畜牲眼

空四海 目中有已無人 陰錯陽差才鬧到這步田地 看起來大八義與我實無結仇之意 包

大人的印信 雖由史丹手中得去 官司也應找打 大八義待我這樣情意 別看俺狄良家中出了三條人命 這都是禍由自取 以後我狄良但得一步地 誓不與大八義爲仇作對 不表狄良心中感念八義 大衆吊祭完畢 辭別了狄良 李二爺與狄良直送到灘邊 各自施禮而別 大八義上船 撒跳提鎗 船往回裏走 簡斷提說 船到陳州府旱岸 開發了船錢 宋士公說道 咱們大家別奔府衙了 在府衙住着 有許多的不便 於是在陳州府找了一座大酒店 住在店中 商議赴三里灣清音堂之計 第二日清晨 阮英買了一大塊紅綾子 包在小包裹之內 阮英說道 三里灣是六月十五日開會 預先和知府商議好了 叫他於六月十六日調兵 圍住三里灣清音堂 凡是官家這一方面的人 左臂上都纏着紅綢子條兒 如果裏面打起來 若有賊人向外逃竄 見左臂上沒有紅綢子條的 就是賊匪 見一個拿一個 必將賊人一網打盡 咱們大家也不必奔府衙報 就將那都頭報告大人 準備那日調兵 那都頭也就不必再在這兒住着 現在已然六月十三日了 後天就是約會之期 吾們可以趕奔咱們也不必再在這兒住着 現在已然六月十三日了 後天就是約會之期 吾們可以趕奔三里灣居住 大概這個日子 天下英雄已然聚會到三里灣了 咱們弟兄都是二十多年未曾出世 與一般老友借着這個機會 還可以敘敘離別之懷呢 宋士公說道 要依我的意思 自從劉蓉給咱們帖的時候 就不以赴會爲重 這都是阮英小兒一人之過 無故的在包大人面前 露出三里灣清音堂來 使我不能去汴梁 解救金公子 心中實在不安 苗慶說道 宋大哥你老不必埋怨阮英 三里灣這個會 無論如何 咱們也得赴 因爲這是天下羣雄會 他們那頭是和尚 咱們這頭兒是老道 如果咱們不去 豈不給八卦門跌了跟頭 阮英在

大人面前所說的話 是愚弄你老人家 你老想金公子的事 雖然要緊 現在已然來到六月十三了 六月十五就是羣雄會 咱們赴完了會 通共耽誤不過三五日 焉能不去呢 宋士公道 事已至此 只可依着你們大家吧 那麼咱們是辦完一件輕鬆一件 就此起身便了 大家商議停妥 用過了午飯 算清了店飯錢 遂夠奔三里灣 這個三里灣距陳州府四十五里 在陳州府的東南 衆人出了陳州府 迢達着往前走 爲的是趕到三里灣附近住店 天也就在太陽平西的時候 眼前來到一個鎮甸 在陳州府是最繁盛的大鎮 名叫彭家鎮 東西的街道 十里地長 南北寬有五里 買賣舖戶 一家挨着一家 人烟稠密 大八義進了西鎮甸口 一打聽這座鎮甸 距離二里灣清音堂 只有六里之遙 趙華陽說道 衆位賢弟兄長 咱們今天就住這個鎮甸吧 明天休息一天 後天一早咱們就前去赴會 苗慶等齊道 二哥言之有理 於是見着店往裏就走 店裏夥計在門前攔阻說道 衆位客官們到別處去住吧 我們這個店已然住滿了 阮英說道 你門這個店 這麼大的地方 怎麼會住滿了 夥計說道 客官你有所不知 現在我們這鎮店正東六里地 有一個三里灣清音堂 老和尚聘請天下的僧道俗 在廟裏作佛事 所有江湖上的生意人 都跟這位老方丈是朋友 所以由三四天前 我們店裏的房就都住了人啦 現在連我們當夥計的住室 都叫掌櫃的給租出去了 我們都在櫃房地下睡覺 衆人聞聽此言 只得向東走去 見了店又往裏走 也被店家拒絕 阮英說道 大概咱們今天住不了店啦 越往東走 離着三里灣越近 誰要住店 都願意住在東邊 張明說道 這麼大的鎮店那能都住滿了 大家說着話 又往東走 一里多地 又看見一個店 裏面也住滿了人啦 直走到彭家鎮的街東頭 經過六七座大店

全都沒有房子 阮英說道 咱們還是來晚了 於是仍往前走 來到一座大店的門前 是新修理的店門 未曾上油 中間的中樞上貼着一個字條 寫的是本店修理鍋皂擇吉開張 下寫本店主人具 阮英一看 這麼熱鬧的買賣 這家怎麼在這個日子修理房子 衆人正在納悶 忽然左邊這扇大門開了 從裏邊出來一個夥計 二十來歲 穿青掛皂 腰間繫着圍裙 說你們是大八義嗎 唐奇說不錯 夥計說有叫趙華陽的嗎 唐奇一指說 這就是我師傅 趙華陽 夥計又道 有苗三爺嗎 唐奇說有 於是把衆人的名姓 對夥計說了一遍 夥計說你們且在此等候 夥計說完了回歸店內去了 見了掌櫃的說道 大八義來了 彭鳳龍一聽 機伶伶打了一個寒戰 心中暗道 我想八義不能前來 果真到了 於是站起身形出了上房 吩咐夥計將店門開放 大八義走入店門以裏 抬頭一看 見上房廊下站立一人 七尺來高的身材 生的是扎臂螞蜂腰 雙肩抱攏 頭上戴粉麟色鴨尾巾 頂上一條藍絨 迎門上繡一朵粉色蓮花 鴨尾巾勒着黃綾飄帶 搭甩背後 身穿寶藍色英雄氅 粉麟色的護領 裏面短衣襟小打扮 一巴掌寬絲帶 雙疊蝴蝶扣 穗頭搭在胸前 面如古月 兩道粗眉直插入天蒼 一雙闊目 皇白分明 海下一部銀髯 飄洒胸前 根根見肉 大八義一看 拿他當作了賈德成了 趙華陽唔呀一聲說道 賈大哥你老早來了 彭鳳龍說道 趙二弟你真發了財啦 連老哥々彭鳳龍都不認識了 趙華陽一聽 說道 原來是彭大哥 請上受小弟大禮參拜 語畢 跪倒磕頭 彭鳳龍說賢弟免禮 於是衆人都過來行禮 趙華陽用手一指金飛虎說道 這是我們後續的八弟 他乃是賈德成的師弟 語至此 叫道八弟 這是彭大哥 金飛虎過來說道 彭大哥 小弟這邊有禮了 彭鳳龍說道 老兄弟免禮 咱們是

自己弟兄 衆位裏邊坐吧 衆人跟隨彭鳳龍來到上房落坐 趙華陽說道 吾的大徒弟過來

給你彭大爺行禮 姜玉龍走向近前 口稱彭大爺 小侄男給你老行禮 彭爺用手相摻說

道 老賢侄免禮 趙華陽又叫雷順給彭爺也磕了頭 猴子阮英也過來行了禮 趙華陽又一

指唐奇對彭爺說道 這是小徒弟唐奇 唐奇走過來說道 彭大爺 人家孩子家住金陵 大街

姓唐是甜的 叫鐵棍唐奇 有一個小名叫唐鐵牛 語畢 磕了一個響頭 然後坐在一邊

衆人引見已畢 手下的店小二泡上茶來 彭鳳龍吩咐廚下預備酒飯 正在此時 聽得外

面一陣喧嘩 彭鳳龍打發夥計到外面去看 夥計來到天井院一看 進來了十餘位穿青掛皂

身體高大 魁偉異常 一個個都怒目橫眉 牽着高頭大馬 夥計說你們都是幹什麼的

這夥人說我們是住店的 夥計說我們的店還沒開市呢 這夥人說道 沒開市也得住 夥計

說道 你等在此候一候 我去跟掌櫃的商量商量 夥計回到上房 說又來了十餘人 都不

是本地的口音 穿章打扮格別 沒容分說 非要住店不可 彭爺說道 我告訴你們不住旁

人 早早上門 你們爲何不上門呢 夥計說道 因爲剛才一忙合 忘了上門啦 大爺宋士

公說道 彭大哥 上房足夠我們爺兒幾位住的 閒着那東西廂房不會叫他們住嗎 彭大爺

說既然如此 就叫他們住東西廂房吧 夥計從上房出來 說你們既進了我們的店啦 現有

東西廂房 你們隨便住吧 這十人之中 有一人說道 我們由北口外來 一路之上住店

都是上房 夥計說道 上房有人早已住下 那人說道 不論是誰也得讓與活爺爺 此人說

話聲音很高 上房屋中的唐奇就聽見了 說這小子們真不知自愛 跑到太歲頭上動土 在

爺爺面前充爺爺 語畢 站起來出離了上房 一聲喝喊 那個胆大的狂夫 敢裝爺爺 邊